#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五十一至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皇王大紀卷五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簡王

九年甲申冬十一月莒子覺謚曰厲公孫密州嗣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夫人姜氏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

于亡乎君其忍之衛侯見而復之魯叔孫僑如如齊逆

夫人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師敗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

人平以公孫申之封七月魯叔孫僑如以夫人姜氏歸

衛侯有疾使甯殖立敬姒之子衎衛侯臧謚曰定公夫

人姜氏既哭而息見衎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曰是夫也

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秦伯榮薨謚曰桓公子后嗣經曰十有四年春王正

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逆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逺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逺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十年十二月衛葬其君定公正月乙巳魯仲嬰齊卒公孫歸父之弟也癸丑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伯負芻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

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是爲曹子臧四月宋公覺謚曰共公少子成嗣楚將北師公子貞不可公子側曰利則進爾申叔時曰子反必不免楚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晉欒書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六月庚辰宋塟其君共公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

宰魚府為少宰蕩氏汰而驕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遂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雎

上華元使止不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疾而言速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四子奔楚元使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九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許男畏偪如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州犁奔楚韓厥曰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

殆難免乎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經曰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公字為氏亦非矣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

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楚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華元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於人而恐伐其本乎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子會吳子于鍾離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

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子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十一年冬十一月雨木冰于魯楚王自武城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滕侯薨謚曰文公子原嗣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將伐鄭士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

可立矦也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燮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逺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矦乃興師欒書將中軍郤犫如衛遂如齊欒黶如魯皆乞師焉孟獻子曰有勝矣楚王救鄭司馬公子側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内棄其民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干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吾不復見子矣晉楚遇于鄢陵士燮不欲戰郤至

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强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强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何患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待之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楚潘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射楚子中目韓厥從鄭伯其右請俘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且止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楚司馬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

逸楚囚王召司馬司馬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司馬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司馬再拜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使止之弗及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魯侯出于壞隤魯叔孫僑如通於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諸侯穆姜送之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皆

君也公行待於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宫晉侯會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以謀伐鄭魯侯後至僑如使告郤犨曰吾君待于壞隤以待勝者犫取貨于僑如而訴魯侯晉侯不見公公至自會尹武公會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魯侯之會伐鄭也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叔孫僑如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七月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魯侯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於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若朝亡之魯必夕亡郤犫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士燮謂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公孫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九月魯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立其弟豹十月乙丑季孫及郤犨盟于扈魯侯歸乙丑刺公子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言于季孫曰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季孫曰吾亦願之然吾聞以德榮為國華而見國人之食麤衣惡者猶多是以不敢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它於是儉素文子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氷者雨而木氷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氷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

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

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之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

師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按左氏所載則是非著矣

十二年鄭公子騑侵晉衛北宫括帥師救晉侵鄭尹武公單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自戲童至于曲洧魯侯見單襄公言及郤犨之譖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君視遠而步高夫目以定體足以從之視遠者絶義足高者棄德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味厚者腊毒位高者疾顛三卿五大夫可以戒懼矣而錡好陵人犨誣人至掩人其誰能忍之齊國子立於淫亂之朝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二國有禍可以取伯何患之有四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楚公子嬰齊救鄭師于首丘諸侯還齊慶

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佐佐召克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齊侯會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齊侯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秋七月辛丑魯用郊晉侯使荀罃乞師于魯單子會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壬申魯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諡曰定公子牼嗣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盟于徐關而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晉侯侈多外嬖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克之廢怒郤氏郤錡嘗奪夷陽五田郤犫嘗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三子皆嬖於晉侯晉侯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予晉侯將作難胥童

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將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於三郤者三郤聽焉遂皆殺之尸諸朝胥童刼欒書荀偃矯曰必殺之公曰一朝而尸三卿吾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乃皆歸胥童為卿晉侯遊于匠麗氏書偃執之召士匄匄辭召韓厥厥辭舒庸人以楚鄢陵之敗道吳人

伐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經曰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郲子玃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三年冬十一月晉欒書荀偃殺胥童庚申使程滑弒

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謚曰厲公民無哀

之者魯邊人以告魯侯方朝問諸大夫曰誰之過也里

革曰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周

子者晉襄公之五世孫也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旋聽

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

甚愛之曰周令德恭孝其必有晉國乎於是晉人來逆

周子諸大夫見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對曰羣臣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十二月乙酉朔周子即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凡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夫膏粱之性難正也使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宫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宫使清人殺國勝國弱奔魯以慶封為大夫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魯侯朝于晉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徳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不然而斂吾憎使贊其政以間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杞伯邾子朝于魯魯築鹿囿夏六月魯侯黑肱薨謚曰成公子午嗣生三年矣宋人圍彭城楚公子嬰齊救之伐宋華元如晉告急時韓厥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乞師于魯晉侯會宋公衛侯邾子魯仲孫蔑齊崔杼盟于虛朾以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魯葬其君仲孫蔑請于諸侯先歸會葬經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悍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仲

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盾止歸生比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闕略如此予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賊之大要而後可與言春秋矣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虗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四年魯侯午之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晉
晉以五大夫歸寘諸瓠丘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
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
以待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楚師救鄭侵宋吕留秋七月辛酉王崩
謚曰簡王子泄心立邾子朝于魯衛侯使公孫剽聘于
魯剽黒背之子也晉荀罃聘於魯古者諸侯即位小國

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莒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聞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石不得受之楚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

之名經所以削之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簡王崩赴告已及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也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惜哉

皇王大紀卷五十一

皇王大紀卷五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靈王

元年冬十一月葬簡王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賂之以索馬牛皆百匹乃還春三月魯侯之母姜氏薨夏四月鄭伯薨謚曰成公子髡頑嗣晉師宋師衛師侵鄭晉荀罃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故魯仲孫蔑

請城虎牢以偪之荀罃曰善然寡君之憂不唯鄭將有請于齊會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萊魯叔孫豹聘于宋通嗣君也晉荀罃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以罃有欲請于齊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右司馬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楚人殺之經曰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鄭地巖險關於天下地有所必據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興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

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楚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使鄧廖帥之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伐楚取駕駕良邑也廖亦楚之良也會侯朝于晉春二月盟于長樗而還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

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其佐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軍無秕政單頃公會諸侯盟于雞澤晉侯欲修吳好使荀會逆吳王于淮上吳王不至楚公子壬夫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侯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於是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將殺絳以告羊舌赤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以書至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晉侯說使佐新軍諸侯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許男事楚不會于雞澤晉荀罃伐許經曰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六

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二則諸侯同欲三則惡其反覆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於女栗及蘇子也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皆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疾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罪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三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陳侯使袁僑如

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春正月陳侯𪛁謚曰成公子溺嗣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楚人侵陳魯叔孫豹聘于晉魯成公妾姒氏卒陳葬其君魯葬定姒魯侯如晉聽政請屬鄫不許仲孫蔑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間陳

而侵伐之陳圍頓無終子嘉父遣使因魏絳請和諸戎晉侯欲不許於是晉侯好田絳曰諸侯新服將觀於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且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經曰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午者襄公名也襄公哀公之皇祖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

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魯侯歸鄭公子發聘于魯魯叔孫豹覲鄫世子巫于晉以成屬鄫吳王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仲孫蔑衛孫林父先會吳且告會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實

侵欲焉乃殺公子壬夫君子曰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晉侯㑹諸侯于戚於是魯叔孫豹又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㑹魯侯歸楚人以公子貞為令尹晉士匄曰楚人討貳而立貞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諸侯戍陳楚令尹伐陳諸侯㑹于城棣以救之諸侯還魯季孫行父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以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是為季

文子經曰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

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甲午春正月杞伯姑容薨謚曰桓公子丐嗣齊晏弱圍萊萊人軍齊師大敗萊子奔棠宋華弱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怒以弓梏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服矣遂逐之杞葬其君滕侯朝于莒魯女為鄫夫人取莒公子為後魯叔孫豹聘于邾脩平焉晉人以鄫故討于魯曰何故亡鄫季孫宿如晉見且聽命十月齊人滅萊經曰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

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子滅鄫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滅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捨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冬叔孫豹如鄫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邾子朝于魯魯卜郊三不從乃免牲仲孫蔑曰吾乃令而後知有卜筮夫祀郊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小邾子

朝于魯魯隧正叔仲昭伯欲善季氏而求媚于費宰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魯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魯有釁八月衛孫林父聘於魯魯侯與之盟楚師圍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鄭伯如會及鄵公子騑使賊弒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謚曰僖公子喜嗣羣公子謀討騑騑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

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潛歸晉韓厥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立之不亦可乎厥使起朝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經曰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

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

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書卒一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同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齊奚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

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七年魯侯朝于晉且聽朝聘之數鄭葬其君僖公鄭公子發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公孫僑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晉楚伐鄭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僑以字行是爲鄭子産晉侯將命朝聘之數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齊高厚宋向戌魯季孫宿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因獻捷親聽命焉魯侯歸莒伐魯疆鄫田魯大雩楚師伐鄭公子騑欲從楚公孫舍之欲待晉騑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

師至吾又從之敬恭幣帛以待彊者而庇民焉不亦可

乎舍之曰五會之信今將叛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完守以老楚仗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騑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晉士匄

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

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

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蘇轍曰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

會大夫稱人衆詞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夫不自為政也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

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八年宋災魯曾季孫宿如晉魯宣夫人薨夏六月魯葬穆姜秦伯乞師于楚伐晉公子貞曰晉君類能而使之上讓下競不可敵也王曰吾既許之矣師于武城以為之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諸侯伐鄭晉知罃將中軍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罃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將盟于戲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臨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於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楚王伐鄭鄭公子騑將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蠆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公子騑公孫舍之曰吾盟固云惟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能救則

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乃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經曰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已亥同盟于戲鄭之見伐於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有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鄭人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興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九年甲寅晉侯合諸侯會吳王壽夢於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圍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偪請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罃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三月庚寅偪匄帥師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戌辭曰君若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乃與宋公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宫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

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以奉妘祀楚公子貞鄭公孫
輒伐宋晉荀罃伐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伐魯晉侯
復會十一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命
長于滕鄭公子騑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
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又抑
之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騑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入西宮之朝殺三卿司徒嘉知之故不死騑之

子夏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聞盜刧鄭伯入于北宫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發之子子産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公子嘉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産謀焚書嘉曰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然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

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師救鄭諸侯
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荀罃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
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
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
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
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

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聽其訟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為上矣伯輿之大夫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王右伯輿士匄從王王叔奔晉經曰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强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

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馬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矣公至自伐鄭

十年冬十一月魯季孫宿將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叔孫豹曰天子作軍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諸侯也而為

元侯之制無乃不可乎宿固請豹曰然則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於是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春不郊鄭大夫謀曰不從晉國幾亡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公孫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舍之帥師侵宋晉侯伐鄭會

諸侯于北林圍鄭觀兵於南門鄭人行成盟于亳城北士匄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兹命明神殛之諸侯還楚王使公子貞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晉侯㑹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㚐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懐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諸侯之師觀

兵于鄭鄭人行成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叔向者晉公族羊舌肸也以字行鄭人賂晉侯以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諸侯還良霄至楚楚人執之秦庶長鮑伐晉以救鄭晉士

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戰于櫟晉師敗績經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魯頌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兹命明神殛之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于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皇王大紀卷五十二

皇王大紀卷五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靈王

十一年春正月莒人伐魯圍台季孫宿救台遂伐莒入鄆以報之晉士鲂聘於魯吳王壽夢薨壽夢四子諸樊餘祭夷眛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於是致國焉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節諸樊固以

為請札棄其室而耕於延陵諸樊乃嗣位楚令尹貞奉
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王求后於
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對曰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
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君而
有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
陰里結之魯侯朝于晉經曰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
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
者逆詞也夫夫無逆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
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

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魯侯歸郜亂分為三魯師救郜遂滅之楚王多寵子屈見曰夫一兎走於市萬人逐之一人得之争者悉止分定故也世子國之基而民之望也不定則亂猶走兎矣王從其言立世子昭至是有疾告大夫曰不穀

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秋七月甍世子嗣令尹貞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令尹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君臨楚國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曰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請誘之大敗吳師於庸浦鄭石㚟言于楚

令尹貞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楚人歸良霄

魯城防經曰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三年冬十一月吳告敗於晉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會吳於向將為之伐楚士匄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士匄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

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女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

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猶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士匄辭焉使執事于會成愷悌也十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春二月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晉

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豹豹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公孫蠆見衛北宫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括説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公孫蠆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將中軍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戎右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報敗而無功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鞅反欒欲殺之鞅懼奔秦秦伯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汰虐已甚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請於晉而復之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

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子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請歌之欲怒孫子以報衛侯衛侯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衛侯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林父盟於丘宮林父皆殺之衛侯如鄄使子行於林父林父又殺之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弟鱄從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

罪定姜曰神不可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侯使厚瘠弔于衛歸語臧孫紇曰衛侯其必歸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莒人

侵魯楚王為庸浦之役故公子貞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貞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擊之楚師大敗王使劉夏賜齊侯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乃命士匄會諸國之大夫于戚以謀定衛士匄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經曰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

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策曰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史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

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臣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冬十一月宋向戌聘于魯魯人及戌盟于劉官師夏從單子逆王后於齊齊侯伐魯以貳放晉魯以齊

師圍成故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夏六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魯魯告於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九月癸亥晉侯甍謚曰悼公子彪嗣經曰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葬其君晉以叔向為公傅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春正月會諸侯于溴梁命歸侵田以魯故執邾子莒子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髙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髙厚髙厚逃歸於是晉荀偃及諸國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伐魯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魯叔孫豹從魯侯歸

三月魯地震鄭公孫蠆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魯叔老師師會晉荀偃宋衛之師次於棫林伐許齊侯伐魯圍成魯孟孫速徼之齊侯去之速遂塞海陘而還魯大雩魯叔孫豹如晉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豹曰齊人釋憾敝邑之急朝不及夕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荀偃賦圻父對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晉司馬侯死叔向哭之曰吾蔑與比而事君矣籍偃曰有比乎叔向

曰君子比而不別德以贊事為比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為別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於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於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而大夫皆專之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

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冬十二月邾子牼謚曰宣公子華嗣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衛人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齊人以未得

志于魯伐其北鄙圍桃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秋九月魯大雩宋華閲卒其弟臣弱其子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吴而幽其妻曰畀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向戌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舎之國人逐瘈狗入於華臣氏臣懼遂奔陳邾人伐魯為齊故也經曰十有七

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白狄朝於魯晉人執衛石買于長子孫蒯于純留討伐曹也齊侯伐魯秋七月晉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侯薛侯杞伯小邾子會于魯濟伐齊齊侯禦之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馬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齊

師夜遁晉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中肩并獲郭最荀偃以中軍克京兹魏絳以下軍克邿趙武以上軍圍盧伐雍門之萩焚申池之竹木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何懼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抽劍斷鞅乃止諸侯之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曹伯甍謚曰成公子勝嗣鄭公子嘉將叛晉而起楚師

以去諸大夫隂使告于楚楚令尹公子午不可王曰即位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懐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治兵於汾鄭公孫舍之公孫夏居守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發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經曰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

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隣國諸侯所共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活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冬十一月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子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取邾田自漷水歸

之于魯季孫宿如晉拜師曹葬其君晉欒魴衛孫林父
伐齊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
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
子請以爲嗣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
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
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
傅牙爲後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
立之光殺戎子夏五月齊侯薨謚曰靈公光爲嗣執公

子牙夙沙衛奔高唐以叛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鄭公子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當罪以其甲守公孫舍之公孫夏帥國人伐之殺嘉而分其室嘉黨鄭丹奔楚爲右尹鄭人使舍之當國夏聽政立子産爲卿齊葬其君魯城西郛懼齊也齊人及晉平盟于大隧魯人聞之使叔孫豹會晉士匄馬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齊侯攻高唐禽夙沙衛醢之經曰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

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侯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其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

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冬葬齊靈公城西鄆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甲子冬魯及莒平使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晉侯會諸侯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師驟至於魯魯仲孫速伐之以報焉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死楚人使蔡無常司馬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燮弟履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

同謀楚人以爲討黄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遂出奔楚魯叔老如齊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魯季孫宿如宋衛甯殖疾名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曰諾殖遂卒經曰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

於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蠻夷書者罪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冬魯侯如晉拜師及邾田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於是魯多盜宿謂司寇紇曰子盍詰盜對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爲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魯侯歸晉欒黶娶士匄之女叔祁生盈范鞅以亡故與盈不相能黶卒叔祁與其老州賔通盈患之祁懼愬于匄曰盈將爲亂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匄惡其多士也信之盈為下卿匄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箕遺羊舌虎等十人囚叔向羊舌鮒叔罷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

人皆咎之叔向曰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叔向被囚乘驛見士匄曰叔向多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匄與言於公而免之欒盈過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

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日有食之晉侯會齊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錮欒氏也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

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冬諸侯還夏五月魯叔老卒欒盈自楚適齊晏嬰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今納欒氏奈商任之命何齊侯不聽晉侯會齊侯於沙隨復錮欒氏也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

其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轘觀起於四境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

論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妝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

之可也而王必欲殺之則非仁矣爲棄疾者進
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
父諫於王而不聽竊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
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
聽焉則請後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閔
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而後死之者
以爲子則不孝以爲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
以至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故愚論之以示爲仁

之道焉而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棄疾者大夫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宗室之枝葉庇廕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與殺其父矣豈待貶而後見乎

起之子在蔡事蔡大夫朝吴曾孔防叔之孫曰叔梁紇無子娶顔氏之季女曰徵在於是叔梁紇老矣顔氏貧不能備禮遂野合焉冬十月庚子生子或曰是夕也有二龍繞舍五老降庭當空中有笙鏞之音焉名之曰丘

是爲孔子經曰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九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按左氏會于沙隨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皇王大紀卷五十三